



Cher Louis

Je te prie de m'expliquer et me dire
 si tu veux nous associer pour la suite de
 l'histoire, je t'en prie dit-moi les raisons
 de ton refus. Bien nous associer je t'en
 prie. Les raisons que j'ai avancées au
 sujet, et je te prie de me les y rendre
 si tu veux, en quelques choses
 de plus que tu ne fais beaucoup de plaisir.
 Quand ~~il s'agit~~ d'argent, de ce que tu
 ne lui regardes pas. Je te prie la boutique
 de me donner des nouvelles de la Bourse
 et une qui t'es respectueuse famille
 répond moi le plus tôt possible
 si ce n'est pas par long. Je
 te prie que tu me presses, je t'en
 prie de t'en reposer un peu.

Comme le ami

de la ^{Paris} ~~Paris~~ 1831 Gustave Flaubert

福楼拜文集

「法」福楼拜 著 艾珉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福楼拜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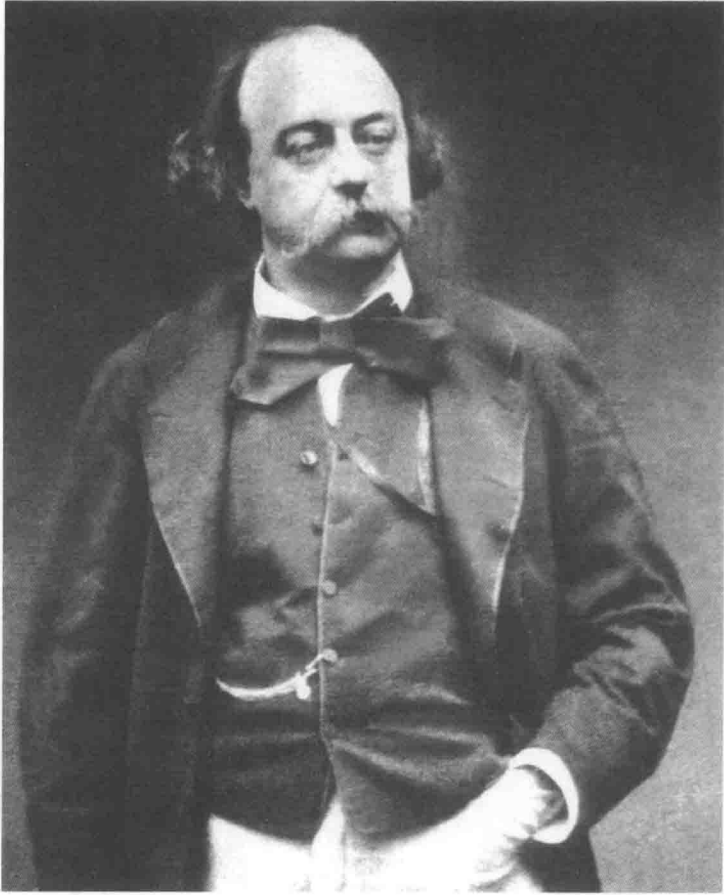
〔法〕福楼拜 著 艾珉 主编

情感教育

王文融 译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像

目 次

第一部	(5)
第二部	(102)
第三部	(288)

情感教育

——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王文融 译

育 煉 戀 書

ŒUVRES de Flaubert

L' Education sentimentale

1)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目 次

第一部	(5)
第二部	(102)
第三部	(288)

第一部

一八四〇年九月十五日晨六时左右，停泊在圣贝尔纳码头的蒙特罗城号轮船即将启程，烟囱里冒着滚滚浓烟。

乘客们气喘吁吁地赶来。大桶、缆索、盛衣服的篮子堵塞了交通。水手们对谁都不答理。大家你推我挤；行李高高堆在两个绞车卷筒之间。从金属板炉栅里冒出来的水蒸气，把一切笼罩在淡淡的雾霭里，啾啾的声音盖过了人群的喧嚣，船头的大钟不停地响着。

轮船终于起航了。商店、船坞、工厂林立的两岸，好像两条宽大的带子，飞快地向后滑去。

有位留长发的十八岁青年，胳膊下面夹着一本画册，一动不动地待在舵旁。他透过雾霭，凝视着一座座不知名字的钟楼和大厦。随后，他向圣路易岛、巴黎旧城和圣母院最后扫视了一眼。不一会儿，巴黎看不见了；他长叹了一口气。

弗雷德里克·莫罗先生，新近从中学毕业，在攻读法科之前，回塞纳河畔的诺让城消磨两个月的假期。此前，母亲给了他必要的盘缠，打发他到勒阿弗尔城去探望一位叔叔，指望这位叔叔将来能把遗产传给她的儿子。莫罗先生头天才从勒阿弗尔归来；他特地选了一条最远的路线返回家乡，以弥补未能在京城逗留之缺憾。

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大家在各自的舱位上坐好。有几个人站

着,围着锅炉取暖。烟囱吐出缕缕黑烟。嘶哑的喘息声缓慢而有节奏。铜板上滚动着点点露珠。随着船身内部的颤动,甲板也在抖动。两个机轮迅速旋转,拍击着河水。

河两岸是沙滩。沿途可见一排排木筏,在波浪回旋中随波荡漾。有时还能看到一艘无帆的船,一个男人坐在船上垂钓。随后,浮云散开,太阳出来了。塞纳河右岸丘陵逶迤,高度逐渐下降。可是对岸又突然冒出一个山岗,离河岸更近。

这座山上,一些意大利式屋顶的低矮房屋掩映在绿树丛中,屋前是一块块斜坡花圃,花圃之间被新砌的墙、铁栅栏、草坪和暖房隔开。一盆盆天竺葵有规则地摆放在人们可以凭倚的平台上。望见这一幢幢如此宁静而雅致的住宅,想当房主的何止一人!只要有一张好台球桌,一艘小艇,一个女人,或者其他梦想的东西,便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水上旅行的新鲜乐趣,容易让人发泄感情。爱打趣的人开始讲笑话,许多人唱起了歌。大家都很快活,一杯又一杯地斟酒痛饮。

弗雷德里克想着回家后将住的房间,一出戏的梗概,若干幅画的主题,以及将来的爱情。他发现配得上他高尚心灵的那份幸福,至今迟迟不来。他给自己朗诵一些伤感的诗句,在甲板上快步踱来踱去。他一直走到大钟那边的甲板尽头,只见在旅客和水手中间,有位先生正对一个农家女子甜言蜜语,同时用手抚摸挂在她胸前的金十字架。这是一条壮汉,年纪四十开外,头发短而拳曲,粗大的腰身把黑绒礼服撑得鼓鼓的,细麻布的衬衫上闪烁着两颗祖母绿,肥大的白裤,裤筒垂到用俄罗斯牛皮做的模样古怪的靴子上,靴子是红的,上面有蓝色花纹。

弗雷德里克的到来没有碍他的事。他几次转过身来冲弗雷德里克挤眉弄眼。接着,他送雪茄烟给周围的人抽。可是,这群人大概让他腻烦了,他走到稍远的地方去。弗雷德里克也跟着走过去。

起先,两人谈论各种各样的烟草,随后,自然而然地扯到了女人身上。穿红皮靴的先生给了年轻人不少忠告。他大谈理论,叙述逸事,

甚至现身说法。他口若悬河，语气亲切，带着一股放荡的坦率劲儿，听着叫人开心。

他拥护共和政体，去过许多地方，深谙戏院、餐馆和报社的内幕，认识所有知名的艺术家，亲热地称呼他们的名字。弗雷德里克随即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受到他的鼓励。

忽然他中断谈话去观察烟囱管，口中念念有词，计算了许久，想弄清楚“活塞每分钟抽动几次，每次多长时间……等等”。数目算出来后，他又大大称赞沿途的风景，说自己摆脱了事务羁绊，感到很高兴。

弗雷德里克对他怀有几分敬意，忍不住问起他的尊姓大名。这位陌生人一口气回答道：

“雅克·阿尔努，工艺社的老板，家住蒙马特尔大街。”

一个鸭舌帽上镶着一条金绒饰带的仆人过来对他说：

“先生可以下去一会儿吗？小姐哭了。”

他走了。

工艺社是一家兼营两项业务的商号，包括一个画报社和一个画店。在家乡书摊的大广告牌上，弗雷德里克不止一次看到过这家商号的名称，雅克·阿尔努的大名神气活现地横书在广告上。

烈日当空，船桅的铁箍、栏杆的铁皮和水面被照得闪闪发光。船头把河面犁出两道沟，两股河水一直流到草场的边缘。每到河流拐弯处，映入眼帘的总是杨树组成的一道淡绿色屏障。乡野空空荡荡的，天空有几朵静止的白云。厌倦隐隐约约地扩散开来，连轮船也行驶得无精打采，旅客的模样就更不起眼了。

除了头等舱有几个资产者外，乘船的全是工人、店员和他们的家眷。那时候，人们出远门习惯穿得又脏又破。差不多每位旅客都戴顶旧希腊瓜皮帽或褪了色的帽子；穿的不外是在写字台上磨破了的窄小的黑上装，要不就是在商店里穿得过久、钮扣开裂了的礼服。间或，一件交叉式圆翻领的羊毛开衫，露出里面沾上咖啡渍的白布衬衣，假金饰针别着破领带，粗布条编的便鞋上系着鞋套。两三个无赖手里拿着

缠皮条的竹杖，也斜着眼睛看人。有些做父亲的，瞪着眼睛问东问西。他们站着或蹲在行李上聊天。还有人躲在角落里睡觉。有几个人在吃东西。胡桃壳、雪茄烟头、梨皮和包在纸里带来的吃剩的猪肉碎屑，把甲板弄得脏乎乎。三个穿工作罩衣的木器工人，待在餐厅门前。一个弹竖琴的，衣衫褴褛，把臂肘支在乐器上养神。不时可以听见炉膛里炭火的哔剥声，或者一声喊叫，一声朗笑。驾驶台上，船长不停地在两个绞车卷筒之间走来走去。弗雷德里克想回到自己的舱位，他推开头等舱的栅栏，惊动了两个带狗的猎人。

突然，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幻象。

她独自坐在长椅当中。或者说，至少他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人，因为她的目光使他两眼发花。他走过时，她正好抬起头来。他不由自主地垂下肩膀。待走到稍远处，他站在同一侧望着她。

她戴一顶宽边草帽，粉红色的飘带在背后随风飘拂。紧贴两鬓的黑发从中间分开，绕过两道长眉的眉梢，梳得低低的，仿佛充满柔情地紧靠在她的鹅蛋脸上。一件带小圆点的浅色细布连衫裙，四面铺开，起了许多褶子。她正在绣着什么；笔直的鼻梁，下巴，整个身躯，清晰地映衬在蓝天的背景上。

由于她一直不改姿势，他左右绕了好几圈，以掩饰自己的勾当。后来，他索性站在她那把靠长椅放着的小阳伞近旁，假装观看河上的一只小艇。

他从没见过像她那样光亮的褐色皮肤，那样诱人的身材和能透过阳光的纤纤玉指。他十分惊讶地端详她的针线筐，仿佛在看一件新奇的东西。她姓什么，住在哪里，生活得怎样，有过什么经历？他希望知道她卧室里有什么家具，她都穿哪些衣裙，和什么人交往。他有一种更深层的欲望，一种永不满足的、折磨人的好奇心，肉体占有的欲望反而消失了。

这时，来了一个戴头巾的黑种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已经长得很高的小女孩。女孩刚睡醒，眼里滚动着泪花。她把女孩抱在膝盖上。

“小姐快七岁了，可还是不听我的话，再不乖，妈妈就不喜欢她了。她被人惯坏了。”弗雷德里克听到这番话，喜上心头，仿佛有了一个发现，到手了一件东西。

他猜她是安达卢西亚^①人，说不定是克里奥尔人^②，从岛上随身带来了这个黑女人。

一条紫色阔条纹的长围巾搁在她身后的铜船壳板上。在海上遇到潮湿的夜晚，也许她曾多次用它来裹身，盖脚，蒙在里头睡觉！可是，围巾被流苏拽着，渐渐往下滑，眼看就要掉进河里。弗雷德里克纵身一跃，一把抓住它。她对他说：

“谢谢您，先生！”

两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太太，你准备好了吗？”阿尔努先生出现在扶梯的防雨罩下，大声喊道。

玛尔特小姐向他奔过去，搂住他的脖子，揪他的胡须。传来了竖琴声，她吵着要听音乐。不一会儿，弹竖琴的人被黑女人带进了头等舱。阿尔努认出他以前当过模特，便用“你”称呼他，引得在座的人十分惊讶^③。终于，竖琴手把长发往肩后一甩，伸出双臂弹奏起来。

这是一支东方的抒情歌曲，歌中唱到匕首、鲜花和星星。这位衣衫褴褛的歌手，声音尖锐刺耳。蒸汽机突突的响声与曲调合不上拍。他益发用力弹奏，琴弦震颤着。琴声铿锵，如泣如诉，好像一个失恋而又高傲的情人在唉声叹气。河流两岸，树林从高处一直延伸到水边；河上吹过一阵凉风。阿尔努夫人茫然地凝视远方。乐曲停了，她眨了好几下眼睛，仿佛刚从梦中醒来。

竖琴手谦恭地走近他们。正当阿尔努掏钱的当儿，弗雷德里克把握紧的手掌伸向琴手的帽子，怪难为情地张开手掌，把一个金路易放

①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一地区。

② 克里奥尔人，指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

③ 按法国习俗，代词“你”(tu)一般在亲友熟人之间使用，表示关系的亲密。

在里面。促使他在她面前进行施舍的不是虚荣心，而是一个和她一起祈求赐福的念头，一种近乎虔诚的感情。

阿尔努一边给弗雷德里克指路，一边诚心诚意地请他一起下到船舱去。弗雷德里克说他刚用过午餐，其实他饿得要死，可是钱袋里已空无分文。

随后转念一想，他和别人一样，有权在船舱里待着。

资产者们正围着几张圆桌吃饭，一名侍者跑前跑后地忙着。阿尔努夫妇坐在餐厅右边的尽头。弗雷德里克在一张绒面长凳上坐下来，顺手捡起一张报纸来看。

阿尔努夫妇将在蒙特罗改乘开往夏龙的驿车。他们要去瑞士旅行一个月。阿尔努夫人埋怨丈夫溺爱孩子。他在她耳边叽咕了些什么，大概是句贴心话，因为她露出了笑容。然后他站起来拉上背后的窗帘。

天花板很低，又刷得雪白，反射出强烈的光线。弗雷德里克坐在对面，连她睫毛的影子都看得一清二楚。她用嘴唇抿一口酒，掰一小块面包吃。手腕上用金链子系着的一枚天青石圆形饰物，不时碰着盘子，叮叮当地响。可是在座的人好像没有注意到她。

有时，隔着舷窗可以看见一只靠过来接送旅客的小船从船侧滑过。饭桌上的人把头伸出窗外，叫着沿岸的地名。

阿尔努抱怨菜做得不好，一看账单，大惊小怪地叫起来，硬要人家打了个折扣。随后，他带年轻人来到船头喝掺热糖水的烈酒。可是弗雷德里克不一会儿又来到天篷下，因为阿尔努夫人已经回到那里。她正在阅读一本灰色封面的薄薄的书，两边嘴角不时翘起，额头闪耀着快乐的光芒。弗雷德里克真羡慕这本书的作者，竟能编出这些似乎吸引住她的东西来。他越凝神注视她，越觉得她和他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他想到，他还没引她说出一句话，没能给她留下一点回忆，可是一会儿就要无可挽回地同她分别了。

右岸一马平川，左岸是片牧场，缓缓地延伸开去，和一座山丘相

接。山上有些葡萄园、胡桃树、一座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磨坊；更远处，与天边相连的白色岩石上，蜿蜒着一条条小路。若能同她并肩攀登，她的裙子下摆扫着发黄的落叶，他搂着她的细腰，聆听她的声音，凝望她的明眸，那该是何等的幸福！船可以停下，他俩只须弃船登岸；可是，这件区区小事，却比撼动太阳还难！

稍远的地方，有座带方形墙角塔的尖顶城堡。城堡正面有个花坛。林荫道两旁，高大的椴树形成黑色的拱顶。他想象着她从绿荫小径边经过。就在这时候，一名少妇和一个青年出现在台阶上。台阶两边有几棵箱栽的橘树。随后，一切都消失了。

小女孩在弗雷德里克身边玩耍，他想吻她一下，她躲到保姆身后。他母亲责备她对这位抢救了披肩的先生不礼貌。这莫非是间接谈话的一个开端？

“她终于要和我讲话了？”他忖度着。

时间紧迫，怎样才能得到去阿尔努家做客的邀请呢？除了吸引阿尔努注意秋色以外，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说：

“眼看冬天就要到了，那可是舞会和宴会的季节呵！”

但是阿尔努一心忙着照管行李。絮维尔的堤岸出现了，两座桥愈来愈近。轮船先驶过一家制绳厂，接着又驶过一排低矮的房屋；下面有几口烧沥青的锅和一些碎木片。沙滩上，孩子们边跑边翻筋斗。有个男人穿着汗衫，弗雷德里克认出了他，冲他喊道：

“快点！”

船靠岸了。弗雷德里克在成群的旅客中，竭力寻找阿尔努。阿尔努见到他，握着他的手说：“再见，亲爱的先生！”

弗雷德里克上了码头，转过身来。阿尔努夫人站在舵旁。他向她投去一眼，尽量把全部心意倾注在这一眼中。她依然纹丝不动，好像他什么也没有表示似的。随后，他对仆人的问候毫不理会，问道：

“为什么不把车赶到这儿来？”

那家伙连忙赔不是。

“蠢东西！把钱给我！”

他上一家客栈吃饭去了。

一刻钟后，他真想假装出于偶然走进驿站的院子，说不定还能再见她一面。

“何苦呢？”他想。

一辆四轮马车把他载走了。这两匹马并不全是母亲的，有一匹是向税吏尚布里翁先生借的，和她的那一匹并排套在一起。伊齐多尔头天动身，在布雷一直歇到傍晚，又在蒙特罗宿了一夜，因此两匹牲口显得很精神，轻快地嘚嘚地跑着。

收割过的田野，一望无际。大路旁栽着两行树，石子堆一个接着一个。渐渐地，圣乔治新镇、阿布隆、夏蒂翁、科尔贝以及其他地方，整个旅程又浮现在他脑际，那样地清晰，以致他现在又看出一些新的细节，一些更隐秘的特征。在她袍子的最后一道边饰下面，露出她脚上的一双细巧的栗色高帮缎鞋；在她头顶上，斜纹布的天篷好似一顶宽大的华盖，边沿的小红流苏迎着微风不停地颤动着。

她活像浪漫派小说中的女子。在他看来，给她增添一分则有余，削减一分则不足。天地仿佛突然间变得开阔了，她正是万物会聚的那个光点。——于是，他在马车的晃动中，半闭眼睛发起呆来，沉浸在想入非非的无限欢乐之中。

到了布雷，他不等车夫拿莽麦喂牲口，一个人先上了路。阿尔努叫她“玛丽”来着。他高声大喊：“玛丽！”他的声音消失在空中。

一大片紫色的晚霞，把西边天空染得火红。大捆的麦秸，堆在只剩下麦茬的田地中间，投下巨大的阴影。远处的农舍，传来狗吠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涌上心头，他打了一个寒战。

伊齐多尔追上了他，他坐到车夫座上亲自赶车。他不再动摇，打定主意，不管怎样，一定要登门拜访阿尔努夫妇，与他们结交。他们的家一定很好玩，再说他喜欢阿尔努；以后的事，谁知道呢？想到这里，一股热血涌到脸上，两边太阳穴嗡嗡作响。他狠抽马鞭，紧抖缰绳，把

马赶得飞快,害得老车夫一再说:“慢点!慢点嘛!这样马会得气喘病的。”

弗雷德里克渐渐平静下来,听着家仆讲话。

家里人正眼巴巴地等着少爷回去,路易丝小姐还哭着吵着要跟车来接。

“路易丝小姐是谁?”

“罗克先生的闺女,您知道吧?”

“啊,我倒忘了!”弗雷德里克漫不经心地应道。

可是,两匹马快走不动了,一瘸一拐的。圣洛朗教堂的大钟敲九点时,他来到校场母亲的家门口。莫罗夫人是当地最受尊敬的人。这幢宽敞的、花园朝向田野的房子,更增加了她的名望。

她出身于贵族世家,如今没落了。由父母做主,她嫁给了一个平民,她怀有身孕时,丈夫被一剑刺死,留给她一笔受了损失的财产。虽然她每周接待三次客人,不时还在家里摆酒席,可是点多少根蜡烛,都是预先计算好的,而且她经常眼巴巴地等着收地租。她像掩盖恶习一样瞒着这份拮据,因此变得很严肃。然而,她锻炼操守,却不假装正经,也不尖酸刻薄。她最小的施舍,也好像大施善财。谁要挑选用人,教育闺女,制作果酱,无不前来向她请教。主教每次巡视,总到她家里下榻。

对儿子的前程,莫罗夫人是雄心勃勃的。出于谨慎的处世态度,她不喜欢听人谴责政府。她儿子先得有个后台,然后再凭自己的本事,也许能当上参议员、大使、部长。他在桑斯中学得过优等奖,出色的成绩说明她有骄傲的资本。

弗雷德里克一跨进客厅,大家乱哄哄地全站起来,一一同他拥抱。然后大家拉过扶手椅和靠背椅来,在壁炉前围成半个大圆圈。冈布兰先生立即问他对拉法热夫人的看法——这件轰动一时的案子^①不可避

^① 指一八四〇年在诺让发生的一起毒杀亲夫的案件。据悉拉法热其人举止鄙俗,性格粗暴,其妻屡受伤害,终至以砒霜杀之,当年九月,罪犯被判服终身苦役。